

西事類

卷四之六

二

漢書門類			
二	三	七	四
九	一	四	類
四	三	一	冊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三	七	四
九	一	四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74
冊數	4 (2)
函號	292 69

芳白本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西事珥卷四

鬱林太守外

淺草文庫

鬱林太守外光武曾祖光武立四親廟於洛陽
四親則春陵節侯買鬱林太守外鉅鹿都尉回
南頓令欽也按長沙定王發生節侯買買生戴
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
陽之白水鄉與其族往居焉仁卒子敞嗣值莽
篡國除而節侯少子外為鬱林太守仍居春陵
未從徙外生鉅鹿都尉都尉生南頓令南頓娶

樊重之女生續仲與光武少孤常育於從父良
續後起兵發舂陵子弟得六七千人以從長沙
舂陵之派亦繁盛矣又更始戴侯之曾孫於光
武爲同高祖兄弟更始即位以族父良爲國三
老則續兄弟所從育者也

伏波銅鼓

舊府中有伏波將軍所鑄銅鼓其一尚存其形
不似今制深三尺許面徑可三尺五寸旁圍漸
縮如腰形復微展而稍弇其口似今人家竹焙

篝體絕薄純綠色紋甚精古面環遶作畫龜十
數昂首如欲跳狀中受擊處亦平但畧厚如鏡
耳已有斷裂痕擊之聲不甚發聞一完好者近
爲稅監獻之內庭所懸木架尚存堂之左右
有銅鑄狼機數柄倒於地製亦精必非近時物
矣制府廳事左右亦有銅鼓兩架徑之小可減
半而製作色質無異出入遙見之竅識之同異
不得就而辨焉

嶺表錄異唐時有牧童聞田中蛤鳴往捕之蛤

跳入深穴乃蠻酋塚掘之得銅鼓其旁多鑄畫
鼉之狀正與今總府所見者合當是元有此體
製斧銅鼓兩粵滇黔皆有之又或以爲諸葛武
侯者不必盡伏波也

夷俗最尚銅鼓時時擊之以爲樂土人偶於土
中掘得輒稱是伏波將軍或諸葛丞相所藏者
土豪富室必爭重價求購即至百牛不惜與售
鴈骨董者亡異

伏波字學

馬伏波誠子書見文學之工然亦精字學嘗上
書言伏波印文之誤遂下大司空盡正天下印
章且如銅柱六字能令交人至今培護不敢移
動傷損華夷之界終古不亂智識大非尋常可
及

薏苡

薏苡南方在處有之而桂柳之間覓之甚艱度
崑崙而南見有生道旁小澗邊者土人亦莫之
采也伏波懼功之不成而死想上霧下濕鳶跼

跣墮水中臥時多餌此然北土不濕載之數車
何用又嘗謂丈夫當暴骨沙場欲以馬革裹屍
骨既暴矣何必裹之而歸或謂如子瞻言劉伶
忘死未忘骸者然邪顏平原握拳透爪暴中丞
斷索前行則骸亦未可便謂無知但不必作有
觀爾

西嶽書

李衛公少時憤隋之亂作書上西嶽語甚激昂
後爲桂州行兵總管時嘗手書刻于石上今訪
之不得其處

象江石

滎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上銳又
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
又一空而隱外若瘦癯殃疝病不好物者又一
色紺冰而理平漫彈之有好聲璠爲象江守三
年不病瘴平安寢食後還長安無家寄止人舍
下計輦六石費俸錢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
前輩人李義山記之如此但不知寄止時六石

西華理卷四
置之何處

鬱林石

陸績爲鬱林守歸舟輕於岸上取巨石壓之人稱之曰陸公鬱林石在吳郡之婁門陸龜蒙居臨頓里其門有巨石即此也後御史樊祉輦之院前以亭覆之號曰廉石吳匏菴爲之記又甫里白蓮寺亦有石名鬱林者尚在鬱林象江二守俱清德然象江鮮聞而鬱林之名更著亦嗜好之爲累也

哭劉蕡詩

劉蕡字去華常對策極言宦官之禍宦人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叅軍卒於柳李商隱時依桂管觀察鄭亞府爲判官哭以詩云一叫千回首天高不可聞又曰已爲秦逐客更作楚冤魂其詞悲切之甚商隱又有詩上帝深居閉九闈巫咸不下問含冤廣陵別後春濤隔滄浦書來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諫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

龍城錄非柳州筆

龍城錄所記止二則是龍城事其一云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初不之信因發篋易衣盡爲灰燼乃爲文醮訴於帝自是邪怪遂絕其一羅池北役者得白石上有刻文可辨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此錄或謂筆力衰弱乃王性之偽作然其敘事間頗有韻不俗今趙師雄梅花夢明皇廣寒宮及趙昱斬蛟諸常談皆其所

傳者

梓人傳

梓人傳以喻相之任人文亦絕唱按周禮攻木之工五梓人其一也梓人爲龔虞之屬又尚書若作梓材惟其塗丹雘皆言作器又莊子梓慶爲鐻見之者驚猶鬼神鐻即虞也義取作室則梓人之義當正

趙清獻自警

趙悅道嘗判宜州劉器之曰余謫嶺表慨然永

歎念惟先人遺體遠投炎荒不復生還忽憶司
馬君實言此人處煙瘴惟絕嗜欲可以不死趙
清獻欲絕不得乃掛父母像於臥側以自警自
偃臥於下而使父母儼然臨之瀆亦甚矣嘗見
他處載清獻悅一營妓命老兵往召之已復遣
促至再徘徊燈下以待久之忽大聲曰趙林不
得無理遂令亟呼老兵老兵應聲而入公問曰
汝何爲尚在此老兵曰知相公必悔故未往爾
清獻悅厚賜之胡澹菴上書力排和議乞斬檜

等謫嶺外後編管昭州移衡州歛湘潭胡氏屬
意侍妓黎倩刺之者有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
黎渦却有情之句澹菴之正氣剛腸老而彌篤
未可輕議第此關難破賢者多不能免蘇典屬
娶胡婦或以重宗祀爲解班定遠娶婦而去之
則畏讒之故也文信公守贛姬侍滿前自起兵
勤王盡屏去之自是烈丈夫之事火炎熾然之
時忽轉一念煙消燼滅此非易事昔人謂人生
於情焉能無情其發不諱其去如脫正其可告

天於夜而異夫飾節昭昭者也

鄒志完母

鄒浩志完初以論劉賢妃不宜立除名編管新州後召還徽宗首及諫立后事深加獎歎詢諫草安在對曰臣久已焚之時有識者謂志完之禍自此矣後蔡京用事遂使其黨偽為浩疏激帝遂安置昭州浩初除諫官入白其母母以盡忠勉之在昭州示兒詩有還家知有時及用為祖母壽之句則志完之出涕固自有為非謂嶺

海之外能死人也志完在昭州居僊宮嶺下迫江江水不可食嘗數里外汲之甚艱所居忽有泉湧出因名感應泉會赦還泉亦涸

昭州儋州別詩

志完又有別昭州詩江山本無情別去亦何語向來爽氣中食息三月許來非吾所求去非吾所禦回首謝江山吾今若輕舉此應與謫時垂涕之意畧同籠羽羈魂歸林縱翼不覺意之適而聲之和情固應爾然不如蘇子瞻別黎氏詩

西事理卷四
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
遠游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
去且少留趣味悠然覺更長也

黃魯直作草

黃魯直不輕爲人作草在宜州有求無不得者
或問之應曰昔在黔安園野人有以疾告者輒
出囊中上藥予之或曰良藥可惜以啗庸人笑
而應之曰有不庸者可引來聞者絕倒然非戲
語良醫治富貴人及聰巧者鮮效而治庸人常

效古法書之得意者藁草爲上如蘭亭及祭姪
文郭僕射爭坐位之類是也予嘗謂作字書壁
不如展卷醒前不如醉後對客揮毫不如幽窓
自運案頭秃毫煙墨任意偶作數行快甚爲人
題卷軸即遠不如神弗全也又聞王榮老嘗官
觀州渡觀江風濤大作父老謂此江神極靈公
舟中必有奇物當獻之乃得濟因取素所珍玉
麈端研諸物投之皆弗止惟有魯直書章蘇州
詩視之曰我尚不識鬼寧識之耶即投之風息

西事理卷四
水平一餉而濟鬼猶愛其遺墨宜州索書人識
字豈不勝江中恠物也

魯直書范滂傳
黃魯直常大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飛動後
趙忠定得之寶置篋笥遇名流輒求題跋魯直
初編管宜州僦居城西黎氏州碎余若著爲之
經理舍館越四年有南樓之厄因爲若著書此
蓋憤黨籍之禍也忠定寶之後亦身罹此患溘
死瘴鄉雖其氣味之投亦似爲之兆者

宜州僦舍

黃魯直言余謫宜州半載官司謂不當居官舍
中乃抱被入宿於城南所僦舍上無雨蓋下無
風障市聲喧聒人以為不堪余家本農使不從
進士通籍仕宦則田間廬舍正亦是亦何所
苦

方滋

胡澹菴編管昭州時士大夫多輕蔑不爲意不
則亦畏避恐爲所累有方滋者本檜黨待之獨

厚澹菴以爲德檜死其黨盡斥逐滋入京求一
差遣不得旁皇旅次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其事
梅溪云此君子也與館中諸公訪之滋遂由此
進用

不談風月

羅大經初掾容州後爲范旂叟幕客一日旂叟
會僚屬謂之曰今日之集不談風月亦不論文
章且說政疵民病衆皆唯唯大經從容曰若談
鄒魯孔孟之文章澆以光風霽月之習次施之

於政當有本末先後旂叟善之此語即宋人所
謂有吾與點也之意除疵去病良是佳事但強
作此見玉屑金沙終爲眼醫智故紛起障礙滋
多非行所無事者也

狄武襄遠見

儂智高敗積尸於城爲京觀尸有衣金龍衣者
又得金龍楯於傍衆謂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
狄武襄曰安知非詐寧失智高不可欺朝廷以
貪功也近滇中阿克鄭舉之亂倖有與克貌肖

者彼中遽以上聞已而克舉獲於蜀中乃知武
襄之見甚遠

程大中投妖

程大中珣皇祐間知龔州時獠歐希範爲亂就
誅忽傳其神降當爲我立祠衆信之迎其神於
龔珣詰之皆曰比者過潯潯守以爲妖投之江
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禮焉珣立使投之順流
而下其妄乃息

藤陰夢

秦觀少游紹聖初謫監處州酒稅復削職編管
橫州嘗醉宿海棠橋人家作辭云喚起一聲人
俏衾冷夢寒窓曉瘴雨過海棠春色又添多少
社甕釀成微笑坐破椰瓢共嚼覺傾倒急投牀
醉鄉廣大人間小後又徙雷州放還至藤州觀
嘗夢中作辭云山露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
水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
掛晴碧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時觀已病
是日偶爲客述之因索水水至不能飲笑視之

而卒

文信公後裔

鬱林有文丞相祠州有文姓者謂是公裔然公子道生佛生環生前後相繼夭歿過南安時遣人告墓以弟璧之子陞爲嗣寄璧詩云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然六歌中又有汝兄十三騎鯨魚汝今知在三歲無不知又何所指也璧旣以城降元陞後亦爲元學士使望海道卒弔者有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之句

元順帝

元順帝妥歡帖睦爾明宗長子嘗被讒徙高麗居島中一年復移廣西靜江不得立立其弟寧宗寧宗崩帝年十三皇后命中書右丞相闊里吉里迎帝於靜江會燕帖木兒專國遷延數月事皆決於燕帖木兒奏皇后行之燕帖木兒死乃定議立三十六年我朝大明兵克燕都遯歸沙漠

初帝貶居靜江大圓寺舟過劉家山有三御孫

西事 五卷四
拜於岸若有所獻者帝接取之皆山果也因載
至寺放之後山每日令人飯之輒引羣而至人
號之曰猢猻寺猢猻者謂非大猢蓋戲語也圓
猿與元皆同音元之失中國而還爲胡兆已先
見於此

遜國記

建文帝旣遜國削髮被緇自湖蜀入湘已復游
蜀歷滇最後來西越居慶遠西竺寺時有視衛
篆彭英者曾侍衛帝或傳有異僧至英訪之心

知其爲帝也嗚咽不自勝饋蒸羊起作偈繞而
誦之乃食英復多所贈帝解所乘馬酬之作偈
云蹴路人間知幾年艱難險阻共周旋我今別
爾東西去何日相逢兜率天帝去馬悲鳴跳躑
而死旣而居橫州壽佛寺凡十五年人莫知者
常親書門扁萬山第一四大字已又居南寧陳
步江寺中又去之思恩州後自思恩出驛送還
京號老佛居之西內壽佛有其遺詩閱罷楞嚴
磬懶敲笑看黃屋住團瓢南來瘴嶺千尋險北

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已換袞
龍袍百官侍從歸何處惟有羣鴉早晚朝又風
塵憶昔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去丹山紅
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
無聲夜自沉遙想禁城今夕月六宮猶望翠華
臨或謂此詩後人附會爲之非帝作帝旣削跡
淄流不應自露跟徑然遜國記稱建文君秀穎
能詩 高祖使賦新月曰誰將玉指甲抓破碧
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則帝之始末盡

此數語矣帝繼體守文實爲令主而任用非人
變易舊典削奪親屬以致前徒倒戈削緇奔播
天命有歸若或使之夫豈人力也哉

程濟

又建文時有程濟者朝邑人爲岳池諭通術數
常上書尅期言北兵且起帝囚之後以爲翰林
院編脩護諸將軍金川失守帝急召濟問計濟
曰天數已定惟出走可免濟從帝歷游滇廣數
遇險皆以術脫去旣隨帝還至南京人尚有識

西華王卷四
者後莫知所終則團瓢之側必有濟在今不可考矣

初徐州之捷諸將勒石敘戰功及統軍姓名一夕濟遣人往碑下設祭人莫測其故文皇過徐見碑怒令人以鐵椎椎碎之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適當椎處其祭碑蓋禳之也

平田州碑

王文成公平田州勒石於田復手書於邕管書

院之壁舊以紙格覆之予初行部至邕謁公廟貌未之知也旣而間有問及者及再往始得其實是歲邕州大雨雹城中屋瓦皆盡聞書院尚未葺治校畢趣往謁令啓格觀之見其端勁古峭絕不作華媚態而溫潤含蓄之意自溢於柱掠波磔之表使人肅然起敬不敢狎視不知當日親炙光儀又當作何狀也然祠像乃肖先生之容而成者予得再瞻禮焉典刑具在不可謂不幸矣聞公書時掘地使深以運筆勢其用心

如此今字畫頗爲雨漏所黦間已有不辨者予
語宣化令孫君宜作一善計令護持可久聞蘇
子瞻報恩寺僧堂壁書僧厚衣以紙故於厲禁
之後得以獨全予往過東林寺見先生壁間作
寺僧甚珍護之客至輒就指點此雖有紙格之
蔽顧終歲不啓與篋中之蠹何別然蘇壁宣和
間昇歸內院卒燹夷虜此壁近百年與先生儀
範煥然如在則先生之威靈自爲呵護無勞神
物也

平田非文成本心

王文成平思田事後多遺議翁仁夫云公將薨
時對某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然
按公謝恩一疏極言兵不必用二豎不足誅土
司不可去是其畫蚤已先定故入境即遣人招
之按公以十月至梧次年七月方抵邕從容十
餘月蓋以緩其疑也至則日聚幕僚諸生講學
人謂公假此縱敵意必密有指授公謝曰嶺徼
苦兵久矣吾實招之非誘致也時蘇受業已俛

西華 卷四
首聽命爲小人索賂遂憤恚疑沮公不得不曲
意徇所請二酋終受纓縻至用其犄角之力以
平藤峽八寨此一着不幾稱完局哉公去而繼
之者控馭不盡如策盧蘇驕縱弒主稱兵釁實
張佑開之制府成之政以賄行動皆戲局遂任
其縱橫攫筭束手而不敢問則所謂不鞭其後
者也第于時三廣江右之師久集兵勢張甚以
公之威畧乘之宜其取二酋若狐兔從後事遡
之謂當日之失誅爾譬之盜伺於垣其兄感以

恩信招而入之因得其死力圖報捍逐他盜兄
死而弟處之失宜盜復爲亂不能禁制遂追而
怨其兄曰是胡不於當時亟殺之可無今日之
患又如武侯旣薨南人復反亦將曰是胡不於
七擒時誅之也故蘇盧之猖狂再逞於文成之
歿與孟獲之不反僅止於武侯之身是皆不鞭
其後者也

文成一日講良知萬物一體有問木石無情一
體安在時湖廣兩宣慰侍列所部兵頗驕恣公

因云如無故壞一木碎一石此心惻然顧惜便見良知同體及私欲錮蔽雖折人房屋挖人墳墓猶恬然不知痛癢此是失其本心宣慰聞之竦然

貪詐難使

岑伯高者文成親信指揮王佐之幕客舞智多詐知文成未有殺蘇意私索蘇萬金蘇遂懷恚自沮文成有小侍兒知之夜以告文成文成旁皇不寐晨亟使人語蘇母爲人所惑久始受撫

已又納龍州趙楷之賂爲言楷當立文成信之以印授楷楷遂爲亂後數年翁仁夫萬達始以計誘致楷杖殺之伯高索賄之跡已著幾敗乃公事楷事又復信之其故謂何使貪使詐即機畧若文成猶難之談豈容易哉

邊城

張七澤憲副言有邊城者餘姚人有神力而貌么膺厄悴若不勝衣者王文成公討思田八寨時攜之俱西使入諸峒中窺動靜形勢扮一西

者往猥孱檻樓峒人不知也其悉知諸夷出沒
及山川阨塞道路險隘多出其力已敘功文成
欲官之城不願文成亦謂其福薄聽之犒之亦
無多取文成歿不知所終初城自負其力裹糧
之塞上求自效人莫之奇也歸至江滸見有向
江中慟哭者問之曰予官某縣簿攜家歸里江
上遇巨盜妻女婢妾及所有俱空矣城故習知
海上事因謂曰第得一小舟當爲汝取之其人
亦駕一舟隨之去至某港城詢知盜舟所在而

盜故乘巨艇方烹羊豕治具欲妻其女城從艇
外呼不止盜問呼者爲誰從盜應曰丐者乞食
耳盜曰何不與之城謂某非乞食者來欲求效
用也盜召城登舟見其人纖猥已可笑乃問曰
汝能武藝邪遂於舟前令城徧試之盜有銅鈚
重百餘斤笑曰此物汝能用否城取鈚揮舞若
不經力者衆盜聚觀城一鈚打其魁下水遂揮
鈚亂擊殺數盜餘盜俱逸去遂盡壞其船之窓
牖及他物見妻女相抱而哭遂趣令登簿船去

西事 卷四
簿抵江滸哭拜謝曰盡吾篋中金帛不足酬公也城不顧而去王文成聞之因物色城與之俱西予聞邊城之事竊異焉其赴人之急似義亡所取似廉因盜之資似智不輕試似善藏其用至於有功力而受爵賞則庶幾有東海之風矣徒以健有力奇城淺之乎視城也予故述其事而備志之

龍光貌類文成

吉水龍光嘗官縣丞其子履祥從文成公游光遂亦執贄焉其人故豪士而機謀迅發九轉不窮貌古鼻多髯頗類文成擒濠時出奇寔多田州之役公復檄光以從蘇受方懷疑陰持兩端公遣光光以數騎往至則坐胡牀引二酋跪前宣諭朝廷德意與軍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閒暇二酋故物色文成狀貌驚疑謂即公自潛行皆莫測所為遂俯首不敢異議初擒濠公有書薦云致仕縣丞龍光等或作為兵檄

西事理卷四
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反間離其腹心
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
辛苦艱難諸部領所未嘗歷者時以嘗爲丞致
仕僅加滁州判官銜而廕一子冠帶總旗論者
謂不足酬其功云

伏波詩驗

王文成少時常夢中有詩云卷甲歸來馬伏波
早年兵法鬚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詩
尚不磨故其謁伏波廟詩有四十年前夢裏詩

之句文成晚年再起思田平後亦遭忌者之口
與時宰不相能旣卒爵隨削沒與伏波蒼苒之
疑畧同

謁廟詩之二云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
上灘月遶旌旂千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夷
未必先聲振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
象兩階干羽在雲端此公初入邕時過烏蠻灘
所作公經畧西中大指已見於此

丁彥偉

西華王卷四
丁顯字彥偉建陽人洪武初狀元郡志不載所
終此云與同榜周尚文羅時用易大年譚南宿
俱謫馴象後皆歿於衛聞之鄉先輩彥偉爲諸
生時讀書山僻有女夜奔之不納書其枋曰不
可不可又不可登第之前家人夢迎狀元往觀
之止迎一木枋上書云云以告彥偉彥偉心知
之已而臚傳果然

妖不能爲祟

姚東泉鎮爲督學時桂城有二妖曰山魃與卓

望者爲幻秋風起其恠愈甚一日火焚庠士徐
佐室傍之廬又擲石擊其臥榻碎之鎮命佐詞
之於官乃爲文告於城隍遣邏者徃各祠索二
妖像鎖於城隍廟半月許悉毀之乃索諸廟師
巫跳躍神鬼與像之不正者悉滅之時有一女
子託神爲姦亦執而治之令民娶以爲妻妖遂
息

葉左州

葉逢陽字子大松溪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間

西事 卷四
三十三
謫左州知州初爲廣信同知時方建土清宮宅
遣內臣督其事時費無所出以宸濠入官田宅
變之得價數十萬當事屬公往主度支公極意
清覈事竣羨金六萬餘內臣欲侵牟以去公執
不與憾甚還報因奏謂事苟且多未備皆同知
節嗇過甚所致 上怒遣官校逮繫赴京衆情
皇皇懼有不測時致一真人邵元節方有寵謂
公第往亡慮予疏隨至公曰元節云汝何爲者
死亦吾分也旣至下詔獄言官論救不省元節

疏至稱謝因言制極宏備壯麗無節嗇過當之
事 上怒解杖四十釋之遂以次擢南戶部副
郎未幾仍謫守左州居二年爲暑濕所侵杖創
轉劇又家口以瘴亡者數人乃力引疾歸時再
轉留曹矣竟用創痛艱步履不復之官公性嗜
書聞人有異書百計求之俸錢盡以給管城之
役積書數萬卷旣去官蕭然一堵日寢食蝨魚
中自以爲南面百城不啻也余其書散之人間
多抄本手校讎評註墨跡甚細初元節以寵故

貴倨公謂是信州屬氓每來謁輒令隅坐元節亦引分逡逡退遜不敢與公抗禮人皆危之然雷霆不測之中竟用元節疏解公之風槩峻嶒因自可想元節不以文成五利自處能嚴重公其識亦非尋常黃冠倫也

劉侍御

劉侍御臺疏論江陵五千言言甚痛切江陵憾之逮詔獄罷歸復嗾江西撫按誘其仇家誣奏以他事論戍潯州侍御抵戍所不久暴卒卒正

與江陵同日常見宋史載洪忠宣忤秦檜安置英州後徙袁州至南雍州卒是日檜亦死此兩事正同

西事珥卷四

西事珥卷五

孝穆太后

孝穆皇太后賀縣人幼入宮在御妻列憲廟御
昭德宮幸之有娠萬貴妃百方苦楚胎竟不損
託疾出居安樂堂以疴報遂誕 孝宗悼恭太
子薨而萬貴妃未有子太監張敏計結貴妃宮
監段英乘間言之貴妃驚曰何不早告我遂啓
上召見厚賜太后徙居永壽宮逾月赴貴妃觴
飲未幾薨孝宗即位尊謚爲孝穆皇太后訪求

親屬之在廣西者太后本姓李訛爲紀有李父
成李父貴者冒承太后族先後授官賜第及金
帛莊田奴婢甚衆久之事敗論如法於是封太
后父爲慶元伯母唐氏伯夫人立祠桂林西郊
外春秋仲丁遣官致祭按此與宋李宸妃事畧
同太后受萬貴妃觴病而薨荆王儼亦謂宸妃
死於非命第 孝宗未常子貴妃仁宗子劉后
而不自知其爲宸妃子以劉在中宮故也劉子
仁宗能容宸妃於旣立十年之後亦可謂賢矣

元儼謂其死於非命蓋必有說瑣綴錄稱萬貴
妃請孝穆子母還宮未幾廷臣遂疏請正位東
朝 憲廟未許時孝穆已有疾矣 上命院使
方賢等視治貴妃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則
孝穆之薨又似無可疑者顧其所生皆得一代
之聖主此其爲尤異也

陳長孫經術

漢永平間陳元長孫以布衣伏闕疏稱范升等
所駁左氏義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扶瑕摘釁

掩其弘美請復立左氏學上從之元厭難將軍
欽之子欽治左氏與劉歆同時而各自為家三
輔決錄謂左氏春秋遠在蒼梧蓋指欽也元繼
其業元荒陬素士能用經術崛起與東觀諸儒
頡頏諸名宿不能屈漢世表章經學網羅道廣
野無伏賢殊令人可想也元子堅卿亦以左氏
顯

馮當世

馮當世舉進士第二第一人沈文通時以文通

貴胄不宜先寒士乃進當世第一而文通次之
當時之抑貴胄而獎寒素若此

當世及第時尚未娶張堯佐負官掖勢欲以女
妻之不從力辭出守遂以將作監丞出通判荆
南軍府事已而妻富鄭公女試知制誥避鄭公
當閣嫌拜龍圖待制知揚州父之始以翰林侍
讀學士召還

兄弟夙慧

王應辰與安人慶元間以能誦九經作春秋語

孟義兼通子史貢於禮部時年九歲後數年其弟應申亦九歲貢入前後試國子監中書省試俱免文解

兄弟盛事

蔣文定公冕以大禮不合移疾上賜馳驛歸優禮特厚令有司月給祿米輿隸上素諒公忠誠故不以忤旨爲罪也公之兄大司徒昇標履純白終始無玷二公天性友愛壘篋間雍肅睦至是優游林臯之下怡怡歡洽化萼輝映

又皆以品望翕然爲當世所推重不獨名位之尊爲希覲者此宜爲西中數百年第一盛事

陶方伯平盜方畧

陶方伯魯以父任除縣丞累著平盜功官至廣東左轄傳稱其每行兵兵不先知或前半年調兵食或前月集兵械多疑兵多列寨屯守兵所調多寡無常數賊不能測賊懼爲之備或遯兵即不進稍懈弛或久不得耕間歸就食即數路兵進亟掩之賊往往不能戰亦不及走不移時

盡殲之每兵行署檄付裨將曰某封某日某時
發及發始知進兵及兵所期地至則數路兵皆
畢會所征之盜無能遯者

馮中丞還妾

馮中丞俊剛明寡欲能任大事爲廣東方伯時
西省有張姓者流寓其地夫人吳氏廉知其有
女念俊無姬侍欲爲置之而憚於發言偶俊詣
梧州謁督府遂以厚禮娶之盛爲治奩飾比俊
歸將入寢見一姝侍側驚問故夫人從容曰吾

不能早暮事公特置此侍中櫛幸今夕吉辰也
俊曰夫人意甚善但今日吾尚有事請少待遂
出宿於庫明日召女之父母以其女歸並粧資
奩具俱畀之令擇壻改嫁父母感泣而去

韋侍御廣宜山人去官家居郭外村落有故人
按部至命駕訪之方自漁於江前導者問韋御
史家安在廣指曰前村是也騶從旣過乃登岸
疾走從後入衣冠出肅容客曰公何汗甚廣曰

適在近村聞公至亟走歸力疲爾左右竊曰好似江邊打魚人

節記吳司空二事

吳司空廷舉字獻臣令順德時潔已愛民強項執法雖兩臺指無所徇御史汪宗器者尤惡之邑有鄉大夫二子犯盜俱論死鄉大夫故以廉直聞公遂生其少子榜門示辱後此人改行爲善士遂撤其表御史捕此人令自誣行賂欲以坐廷舉此人答曰死自盜分不敢誣廉令鍛鍊

垂死終無語事遂釋後量移同知以去廷舉初在太學與南城羅玘善兄事之玘病痢僕死廷舉日煮藥餌飲之身負登廁上下晝夜十數反玘既瘥遂同舉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後皆獻臣生我也

陳丞公全城蹟畧

陳丞公名文明潯之桂平人以明經太學除松溪丞時嘉靖壬戌倭分道入閩有三千人自溫州登陸所經福安壽寧政和三縣不二浹旬俱

西事 卷五
攻破遂以十二月初一日抵松溪勢張甚意可
蹂而入耳令王公懼欲棄城去公謂松城頗完
固今場圃初畢城中有餘蓄勢自可守何忍棄
之乃集邑中諸豪計事咸願死守且戰遂分布
乘陴而公自分北面蓋城三面臨溪澗惟北面
距山可乘也分既定乃以間出兵數與賊戰殺
傷兩相當倭長在烏銃伺間擊城中人而城中
人亦用強弩毒矢射倭持數日令君議與倭和
括民間金三千兩帛二百疋以謀往說倭倭佯

許曰須張宴宴我縣官盡出陪坐先以名刺來
投謀還報公怒謂吾堂堂天朝命吏豈與賊奴
會宴者與典史區公俱不肯署名遂止以令名
往初十日張宴城東洲上隔岸設坐募男子有
威儀膽畧者偽爲令騎從導出陪之謀將庖人
往治庖用竹簿來還白事賊笑不食先是賊攻
政和政和丞督兵與戰戰敗父子皆被執是日
賊取丞父子出反接洲上遙語曰是政和丞也
曾以兵拒我者遂剗其肝生食之意在公也既

而進金帛不受酬以倭刀一公曰是欲屠吾城
藉令不幸如政和丞爲賊所嚮食亦分也誓必
死時時激厲邑衆皆感憤出涕會募遂應坑兵
及溪源鄉兵各數百俱集賊覘有備佯緩兵爲
欲去狀而陰治攻具作雲車雲梯成以二十二
日未明詐以別梯緣南城而擁雲車自北進城
上爭投下石及竹木之類拒令車不得傳城賊
於車上作轉輪飛梯未至數丈輒掀梯城上揮
刀登陴閃爍炫目衆畏懼稍退公執刀前曰退
者先戮之適張德者奮巨斧斫一賊下一賊繼
上又斫之衆譟呼而前賊氣沮遂下礮石折其
梯收民間竹燈篝數千燃之揮出車上竹受油
漬爇火熾不能卒滅遂灰其車二十六日專用
連梯齊附城而上遙以烏銃擊城上人先日奮
勇者皆遇害公豫令煮糞汁以待使人杓而潑
之賊皆潰爛墜自相壓礮石亂下擊死者甚衆
遂不得上二十八夜用大發煩擊賊營賊倉皇
驚櫛遯走久之始定於是力屈有去意會募浙

西事 卷五
之粟陽兵三百人至其兵進退有法紀律閒整
正月初二日戰於西嶺殺賊數十人賊忿以爲
自海洋登陸未嘗受劔若此初五日中夜拔營
遯去仍由政和故道趨海上城獲以全是役也
城圍三十五日建中無隻矢來援非公奮不顧
身誓衆鼓厲諸豪無所統一勢必不能堅持松
旣失守建以西延以南人性緩弱輕脆驚之易
動時莆陽之變猖獗甚人無固志南北聲勢相
應閩事倍難收矣公功不獨在松在閩也當事

旣不急松又無援師故畧其事公以明經遷一
小邑令長是故應爾所謂戰勝而履屨者非耶
初力策戰守予從兄涇伯兄源皆從公親履行
陣從子杭戰死家丁遇害者數人先承德公嘗
數謂濬曰非陳丞公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今安
得女曹偷餘魂相保以有今日也孺子其無忘
之萬曆己酉予得命西中間道過里取邑志考
之及閱禦倭錄俱止載廣西人父老亦莫能名
其何許人知其陞縣令以去亦莫能名其何縣

西事 卷五
十一
比歲校既周所得諸郡志多未備而潯柳皆未見志以間蹤跡之亡所得此念未了會遣僮歸里命兒曹細訪之異有知者久之所聞如故僮還報有日矣友人金善夫賈達事人也亦嘗極意尋訪所居前有古井過者暑渴則就飲坐磐石少憇乃去以爲常一日善夫方解衣盤薄踈籬之內見一老者就井飲飲畢坐石上笑語同坐者曰有一異事吾少時常事舊丞陳公今老矣昨偶夢公來此善夫亟披衣出問之曰汝云

何老者起曰予夢所事舊丞陳公異之故爾善夫曰舊丞爲誰老者曰陳公名文明吾爲葉金也少時爲公門役事已五十餘年吾亦七十餘矣昨夢見之問公何爲來此公曰命吾來管兵耳善夫語之故老者曰公潯州桂平縣人居在郡城中夫人馬氏郡鉅姓有一子尚少吾嘗送眷至其家焉公後爲瓊州府感恩縣知縣善夫喜甚遂作書報予邑中一時闕傳以爲異謂公功德在松血食饗祀於此神靈猶依依不去寔

西事 卷五
陰佑吾松人也予近校士至柳王司訓敦化桂
平人因以其事詢之業不知其邑先輩有此人
矣久之來報云公號靜軒在感恩時以子幼拂
衣歸歸數年卒子繼亦夭歿今無嗣餘俱與所
述同

帥府老隸

震澤長語載總帥府有老隸鄭牢性直敢言韓
都督觀嘗醉後殺人牢度不可殺者輒不殺俟
其醒白以不敢遽殺之意觀甚重之山忠毅繼

任有以牢告者山進而問之牢曰大人初到如
清潔白袍一有沾污終不可洗山曰人言土夷
饋送苟不納之彼必心懷疑忿若何牢言居官
贖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畏蠻子邪山
笑而納之予謂此隸當與宋御史臺閣吏執挺
者同傳信廝役中亦有人也

三烈祠

三烈祠者銅仁劉時舉之姊辰秀及庶母張氏
郭氏時舉父仁赴梧州別駕行至大墟病卒泊

舟昭平堡時徭賊公感聚衆橫行江上劫殺得
辰秀辰秀以緹囊投噉賊脫身赴水死張繼之
郭又繼之賊怒盡殺其婢僕棧時舉以去時舉
時年十三事在正德辛巳初金谿張賓祿與別
駕有夙期及至知別駕已故家口遇害之狀泣
曰死者長已一孤尚在何以脫之乃以金錢遣
謀往贖時舉公感釋時舉從山後間道出當事
義之給傳俾載檣車與其孤還銅仁有司以其
事聞久之得旨旌之棹檣令昭州祠三烈以勸
時舉後舉孝廉再遷爲平樂同知正其遇難之
處衆咸咤爲異云

姑姪雙烈

萬曆辛亥春陳民部原道歿於京邸其配計氏
痛哭觸棺不死遂不食逾二日卒少司徒孫公
具其事上聞 上令棹檣旌之先是有計貞
烈者即計氏之姑也適王憲副化憲副先令平
遠以貞烈寄壽昌會田坑賊起憲副與賊戰於
黃沙大勝之賊懼遣間至會昌謂王平遠亡矣

貞烈聞而信之即沐浴更衣以六歲子納妾懷
中伏劒死事聞上亦賜棹楔且令春秋祠祀兩
節俱奇而出於姑姪則尤異也

寄衣詩

宜山吳某妻鄧氏夫以罪被逮赴省鄧以衣寄
之作一絕云欲寄寒衣上帝都連宵裁剪眼模
糊可憐寬窄無人試淚逐西風灑去途此與裁
成先與小姑試者情又苦矣又嘗題畫菊云良
工妙手任安排筆底移來紙上裁葉綠花黃長
自媚等閒不引蝶蜂來風韻殊自可想有凜然
不可犯之意非但閨中之秀蓋淑媛也

西事珥卷五

西事珥卷六
 占城稻
 占城稻一名畬稻唐人詩五月畬田收火米是也田之亢者及高原皆可種西中在在有之即所謂刀耕火種者予鄉常有流客挾妻孥入深山中擇人所不耕之地墾而種之以自給鄉人亦呼之曰畬客但其米甚小而味頗澀硬不輒美可人口鄉人水稻自足食不樂為之近稍有學種者雜之水稻中以售賈人然宋祥符中曾

西事珥卷六

占城稻

占城稻一名畬稻唐人詩五月畬田收火米是也田之亢者及高原皆可種西中在在有之即所謂刀耕火種者予鄉常有流客挾妻孥入深山中擇人所不耕之地墾而種之以自給鄉人亦呼之曰畬客但其米甚小而味頗澀硬不輒美可人口鄉人水稻自足食不樂為之近稍有學種者雜之水稻中以售賈人然宋祥符中曾

遣使就福建取三萬斛給兩浙江淮以資田之
苦旱者則此種蓋江以南槩有之矣

嘉禾

永樂間宋村嘉禾生禾結一實大如雞卵人以
金飾為酒盃後在鄧指揮家人猶有見之者今
失所在

火耕水耨

漢武記又有火耕水耨應仲遠謂燒草下水種
稻稻與草並生高七八寸因盡芟去復下水灌

之草死稻獨長謂之火耕水耨江南多用此法
西中人情惰窳草與稻長無芟耨之者又燒田
而種曰膠野燒一曰膠火

菹醬

菹醬本草注即檳榔萋子楊用脩以為非謂佐
檳榔萋子自名扶留藤見蜀都賦與菹醬不同
余觀廣州記謂其花實即菹可為醬又謂扶留
有三種一曰獲扶留其根甚美一曰南扶留一
曰萋芟俗皆呼曰萋今俗所常食者皆萋之葉

蓋南扶留也而桂昭間冬春則食萋根復有香
萋柴萋之別辛香尤甚云來自右江諸土司按
記則此當爲獲扶留若萋芟宜自爲一種但似
萋爾

按史記王恢使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唐蒙以
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師古云枸緣
木而生子形似桑椹長一二寸味辛又唐本草
注蒟蔓生葉似王瓜而厚大實如桑椹熟時正
青長二三寸以蜜藏之辛香調五藏李心傳謂

師古說爲蜀本本草注說爲廣種又云其苗似
浮留藤取葉合檳榔食之唐蒙所見則廣生殆
蜀本也然云似浮留藤則浮留又爲何物又云
蒟醬之味大似萋芟今人惟用萋芟故鮮知蒟
者則蒟與萋芟殆非一種今亦未聞以蒟爲萋
芟者

貢鮮荔枝不自天寶始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止知天寶
間馳貢以悅妃子亦有謂妃子病齒爲食荔多

所致者然所貢皆蜀產也前人辨之已悉越中荔枝之貢其來寔遠漢和帝時南海貢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唐羗上書曰交州獻荔枝必鮮致之驛馬晝夜傳送至有虎狼之害頓仆死亡不絕道路然又非始於和帝初獻荔枝蓋自趙王佗若生致則漢武破南越因起扶荔宮荔枝駢生故稱扶荔連年自交趾移栽宮內竟無活者而實歲貢不絕郵置道路罷敝極爲民苦至安帝時始罷之杜子美詩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台背老勞生害馬翠眉須側生即荔枝也左思三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害馬見莊子治天下亦去其害馬者而已

桂子不爲異

西湖志天竺桂子之說謂起於唐然本草圖經云江東諸處多於衢路間拾得桂子破之辛香相傳是月中下者又洞冥記云有遠飛雞朝往夕還常銜桂實歸於南土南方月路故也其說

甚怪南方桂樹實皆有子子結以二月道署中
十餘樹每歲結子滿枝形似橄欖而小與圖經
合但味不中吻未有緣樹覓之者俟其落始見
之殊不爲異也然圖經亦謂自月中下豈桂之
有子者自一種類以非所常見而異之耶若靈
隱所記謂其繁如雨備五色殼如芡實與今所
常見者不類又張君房爲錢塘令夜宿月輪山
寺僧報云桂子下塔遽起望之紛如煙霧回旋
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黃白相間與靈隱事正相

類此蓋所謂雨娑羅子者乃祥異偶值如雨粟
雨珠雨麥雨魚之類寺僧不知遽以桂子名之

爾齊無波云而香之甚然桂與山實不似
桂薪桂薪下交文

蘇子言米貴於玉薪貴於桂謂桂之芳馨不易
得以喻旅寓之苦而唐人詩則曰地富魚爲米
山芳桂是樵俗呼沃土皆曰魚米予亦常有鰕
蟹作蔬魚作飯但應海熟即豐年之句蓋爲居
海壩者紀實曾行部外郡偶一日所進之薪半

右番末利

伊蘭樹蘭

賽蘭花如魚子又如金粟芳馨郁烈所置之處香數日不散楊用脩謂佛經云天末香莫若牛頭梅檀天澤香莫若詹糖薰陸天華香莫若檠蒲伊蘭伊蘭即賽蘭也佛書又云如牛頭梅檀生伊蘭叢中伊蘭臭若胖屍食者發狂而死是惡草亦有伊蘭之名賽蘭苞生草屬西中又有一種樹生者枝幹稍葉絕類梔子而花之狀則與賽蘭無異芳烈不讓土人謂之樹蘭

枕榔樹

李德裕詩枕榔樹葉暗蠻溪枕榔身似欂櫨而色綠似竹亦有絲自裹薄似絺縵高七八丈亭亭直上葉大如掌皆攢於樹之杪甚濃密其杪抽絲蔓千百條長丈餘垂下如縷毵毵可玩土人云高二三丈時剗其心粉之作麪甚美南中樹此種形之最異者張九齡詩里樹枕榔出謂其特高出羣木之表也

娑羅樹

舊云潯州官圃有娑羅樹一株甚巨每枝生葉七片有花穗甚長而黃秋後結實如栗可食正所謂七葉樹也予詢之莫知其處李邕進娑羅樹狀云此樹不庇凡草不止惡禽如得託根長樂權穎建章布葉重陰比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蓋異樹也佛書一曰菩提樹一曰波羅樹又月中樹影皆曰閻浮山婆

娑樹影所映一樹而異名爾

瓊枝

木綿樹一名瓊枝大可合抱高數丈花紅似山茶而蕊黃色瓣極厚春初葉未舒時花開滿樹望之爛然如錦又如火之燒空既結實大似酒杯絮茸茸如細毳半吐於杯之口與江南歲藝者異唐王叡詩紙錢飛出木綿花蓋其盛開之時正與春社相值又李商隱木綿花飛鷓鴣啼則花盡葉長春已老矣

木蜜

枳柜一名木蜜義疏云樹高大似白楊在山中
有子著枝端大似指長數寸赤如珊瑚噉之甘
美如飴八九月熟謂之木蜜本從江南來或曰
其木能令酒薄若以爲柱則室內酒皆薄即圖
莖所謂接骨木也

越駱之菌

呂氏春秋和之美者有越駱之菌莊註朝菌歛
生芝也朝菌一曰雞菌即今滇中之雞壘是集

韻壘土菌也愛者鳥飛而縮其足菌象之故名
然菌之類甚衆無如香菌爲最香菌一曰香蕈
粵中頗多皆地自出者有土氣不甚美予家閩
浙之界里人有業此者以人力爲之其法入深
山中擇木之美大至合抱以上者斫而仆之用
斧細斲如魚鱗仍以枝葉厚衣其上三年葉漬
盡簞始出五六年而盛九年十年盡矣常以首
春入山中摘取焙而苞之以售浙賈蓋雷發聲
菌始出也近黠者於冬至後潛往擊木之兩端

則臘初早出盜取以去今土人亦先期徃守之
予常見有大如筮而厚至四五寸者然古人用
以調和非專薦食也

玉枕藟

嶺外諸藟甚美多發深山石谷得之根梢駢屬
有重至數十觔者味極甘馥名玉枕藟又曰玉
延文公云欲付玉延無好語

石髮

南中水底有草名石髮隨月盛衰每月三四日

始生如髮至八九日以後可採食月晦潰盡次
月復生

五月菊

予鉤校至潯時已近午節署階前列菊二盆開
花甚盛詢之云郝學博齋頭數十盆獨此二盆
忽花非常種也異之爲賦一詩記此五月能開
九月花最憐炎日有寒葩閒看籬槿休爭麗靜
伴畦蘭併茁芽傍節未須愁乏酒落英還取弔
懷沙從來仙種多靈幻不與人間管歲華

班竹

班竹有紋如人指上螺世謂二妃泪痕所漬唐人詩湘竹舊班思帝子然猶志楚事也桂州實多此種檀弓舜葬蒼梧之野三妃未之從焉洞庭君山遂有湘妃墓已爲訛謬况嶺右又南狩之所未至者乎予問之士人竹生有綠蘚緣之久而竹漸老蘚緣處遂成班紋湏洗刷去之紋始出

簟竹

南越志簟竹一曰丹竹大而薄節長丈餘按禹貢瑤琨篠簜疏云竹闊節曰簜簟竹即簜也土人用以編簟故名簟竹簟粵人謂之笙以桃竹爲之謂之桃笙

篔簹

篔簹亦曰簾篔舊云出思牢國又一名澀勒質薄而空大者踰二寸澀可挫瓜久則以漿水漬之還復快利坡詩倦看澀勒暗蠻村謂此又李商隱有射魚詩云思牢弩箭磨青石綉額蠻奴

西事理卷六
三虎力則筭篋亦中箭材矣

良馬

紹興間廣西進馬十匹上留一匹餘付殿前司
謂輔臣曰朕所留一匹不減代北廣西亦有此
馬則馬之良者不必盡西北也因論春秋列國
不相通所用馬皆取之國中而已今必於所產
之地求馬則馬政不脩之故也高宗此論可謂
得馬之情矣然西中實多良馬歲所貢以朱提
代之而官司民間所畜皆駑材祇充下乘惟諸
土司之雄桀者不難購以重賞徃徃有至四五
百金者然不以供上駟備法乘而祇以資踐蹋
蹂躪助鴟張之性與辱於奴隸之手何異是亦
馬之厄也

象畏犬鼠

南人言象忌犬聲獵者每裹糧登高樹結巢伺
之象過作犬吠象悉舉鼻吼叫立守不復去經
五六日困甚倒其下因殺之予聞之川南貢象
者云象極畏鼠每貢象作船今僅容一象船前

別豎一檣檣上懸一木鼠用機運之伺象欲動時輒下繩鼠緣檣而下象遂凝視不敢動蓋象一動則舟覆矣一云象目細畏火村落民酒熟則尋香而來破壁入飲居人苦之且所過亦害禾稼常以長竹竿夾火逐之象輒去

虎鱷斷罪

稜神記稱扶南王范尋養數虎於大雲山以罪人殺之無罪者虎不食乃赦之又於池養鱷魚十數頭殺之如大雲法嘗記玄奘西域志謂夷

國有罪者使象殺之象垂涕不忍以鐵錐刺象象不勝痛楚乃鼻吸取其人高擲空下以齒承之身首殊異夷中或有此法然樂府有虎欲嚙人不避賢豪之語鱷每以尾擊岸上人而食之豈暇擇理之曲者果爾則鮓鮓神羊亦不謂之異矣

虎不嚙人

梧志載靖康丙午有客來博白時虎未傷人獨村落間竊羊豕或婦人小兒呼噪逐之必棄而

走客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籬客懼民
曰此何足懼從籬傍叱之視猶犬羊後流寓日
衆浸傷人且鬻人矣豈民俗由淳而薄虎亦由
馴而獍惡邪有村民語予民有二子一年十六
一纔十歲同上山拾橡忽有虎至幼者輒前撫
弄之虎不動旣而呼長者長者顧見虎踉蹌走
虎追之適山下暮樵羣歸齊聲喊逐乃去二子
得全虎不齧弄者而追走者何也物之制以氣
而感以機機動則白鷗不下機息則猛獸可馴
氣勝而欲搏之與氣不勝而欲避之皆機也利
害趨舍滑亂其心有不爲單豹之養者鮮矣

智不如麝

他書言麝之香在臍人逐之急則挾其臍投諸
奔逐者趨焉因逸去令尹子文曰人以賄亡其
身何智之不如麝也予詢之獵者云麝食香草
至冬而香滿入春則臍輓急癢悶跳躍不可禁
故剔去之耳剔出之香甚難得其處草木皆焦
今所得類殺而取之者

茅犀

文王繫辭於卦下曰豕豕豕之大者耳濺濺大如掌行則搖動鼓播自颺其目有歡悅發揚之意一曰豕茅犀也狀似犀而角小善知吉凶交廣間有之土人呼曰猪神

糖牛

糖牛嗜鹽土人以手裹鹽入穴探之其角如墨夷人用以爲甲

州留

鬱林異物志曰州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如檐矛衛護其犢與虎爲讎水牛之爲州留其名甚異

山獺

山獺性淫毒凡山中有此物諸牝獸悉避去獺無偶其骨能解箭毒研其骨少許敷毒處立消有抱木而枯死者其功尤速峒獠甚貴之一枚值金一兩私貨出界者罪死又爲補助要藥土人號之曰挿翅春時獠女數十歌嘯山谷採藥

拾菜獺聞即躍抱其身次骨牢不可解因扼殺之驗之法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輒趨然而動蓋為陰氣所感故耳他處人多以猴胎鼠撲偽為售之其骨也

山羊

山羊出平樂深山中其血能治撲跌傷損及諸血症以一分許調酒飲之神效土人云見人則決驟而去跳躍颺迅非足力所及須密布繩草間冒其足始能生得刺取其血乾而藏之亦甚

貴不易得也

鳥欲近人

南裔異物志云翠為高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墜移巢稍下子長毛羽又益愛之更作下巢人因就而取之翠以羽亡而自愛其羽特甚東坡謂禽鳥太遠於人其子必有蛇鼠鴛鴦之患人苟不殺自樂與人親就其不敢近人者以人之甚於蛇鴞也翠之屢移下巢亦欲近人之意不知人之為蛇鴞更愈急爾然意急之紛紛

嶽嶽迫脅而栖其近人尤甚於翠而人與之忘
何也愛其羽忘其身蚌以珠剖象以齒焚古人
於此三致意焉良有以也

鳳凰

南漢時邕州鳳凰見然博白有遠村號綠含者
皆高山大樹人跡少至斗米僅值一二錢以深
邃險峻不得出也村民嘗自謂其山多鳳大如
鷲五色有冠而尾甚長率居大樹之巔晴明則
雙飛而出所過諸鳥斂翼俛首伏不敢鳴者久

之又太平亦時時有見者俗呼爲大頭鳳謂飛
則羽聲薨薨響若轉輪又至正間宜州述昆鄉
有鳳見羣鳥千餘隨之其一飛去一爲獐人射
殺首大尺餘羽毛五色獻之帥府久而愈鮮是
其見亦未便爲瑞也古謂鳳凰生於丹穴信然

白州鳳

又鳳事記此宋景德間白州有三鳳自南來飛
入城中羣鳥隨之至萬壽寺前棲於百尺木龍
樹上身長九尺高五尺備五彩冠似金杯此與

西事五卷六
綠含村人所云體狀巨細頓異鳳之種如所謂
鸞鷲鷓鴣之類元自不一但爲羣鳥所擁護與
所過輒斂翼俛首信羽族之王也

鳳即鵬

華陰有鳳居山唐開元間鳳逐二龍至此龍墮
地化清泉二道鳳憤而死僧以石函其骨瘞之
山巔壘石爲塔覆之景泰間鄉民取甃石築城
函遂露啓函鳳脛骨長二尺股骨長一尺五寸
色如玉鳳之食龍僅見於此按鵬元古鳳字記
他處有謂鵬即鳳而鯤爲魚子者莊周故多寓
言南溟正謂南海也然釋典稱金翅鳥必下視
龍命之將終者始搏而食之則鵬之爲鳳亦一
據也

鳳充饌

鳳之充饌事鮮見大畧仙經道書所載有之不
足迷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有云肉之美者丹山
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山海經云有沃之國
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則

鳳亦有常食之者

鳥鳳

鳥鳳如喜鵲色紺碧頭毛類雄雞鬃頭有冠垂
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鳴聲清越如簫笙能
變曲妙合宮商又能爲百蟲之音生左右江溪
峒中甚難得

孔雀

孔雀鳥之麗而貴者其麗不以朱黃而以青翠
又金光閃爍獨異諸鳥尾叢出甚稠時展之大

如車輪畫所不能盡其呼音曰都護

一曰孔雀性極妬雖馴習久見童男女着錦綺
必趨啄之山棲則先擇有可容尾之處若天雨
恐濕其尾珍惜之不肯騫舉遂爲羅者所獲又
驚者山雉也其尾亦麗每臨水自映久而眩暈
往往墮水中

鷓鴣能言

唐武德間有於藤州得馴鷓者能言語歌舞獻
之上歲餘不語上恠而問之答曰身居南土生

長禽中父母異方故不敢言上憐之賜以金環
令送鵠還鵠禽屬亦知思親良可深念又太宗
時林邑獻五色鸚鵡能言對上自訴苦寒會新
羅進二美女魏徵謂不當受上曰林邑鸚鵡猶
苦寒思歸况二女遠別其親乎遽令發遣來使
皆歸之

鵠即秦吉了也聞有畜秦吉了者鬻之夷人吉
了曰我漢禽也不之夷地遂憤而死一小鳥性
之慧烈如此

鵠

鵠邕州朝天鋪及山深處有之形如鷓差大黑
身赤目聲如羯鼓遇毒蛇則鳴聲邦邦然蛇入
石穴於穴外步作法有頃石裂蛇出吞之秋冬
間羽脫人以銀作指甲取着銀瓶中不則指爛
墮矢著人立死集於石石亦裂凡有鵠之處草
木不生廣志云大如鷓毛紫綠色頸長七八寸
食蝮蛇雄曰連目雌曰陰諧陸佃曰以鵠羽櫟
酒飲之殺人惟犀角可解故有鵠之處必有犀

此天地所以制殺氣也

鱷齒

鱷魚尾有巨骨如鉤伺人行岸上以尾擊而食之李淳風感應經河有恠魚乃名爲鱷其身已朽其齒三作南州志云斬其首乾之椽去其齒齒還更生又鱷一名忽雷

鰮鱮

潛牛魚類能上岸與牛鬪柳詩桂江秋水露鰮鱮大招亦有鰮鱮短狐王虺騫說文鰮鱮狀如

犛牛皮有文似即此物

婢妾魚

大荒山中有魚似嬰兒有帶長三四尺搖動有光號婢妾魚其狀甚異此即孩兒魚土人不識爲此名爾然魚實有婢妾之稱者用脩謂江海間有魚每游必三一前二後名曰婢妾楚辭魚鱗鱗兮媵予指此予玩楚辭之意是河伯饗畢將去而魚隨之非謂魚之自相隨而爲媵也楊說似鑿又唐人詩江魚羣從稱妻妾塞鴈連行

號弟兄魚不獨行每游泳必羣出詩稱衆維魚
矣魚之稱妻妾正猶鴈之號弟兄非又別有一
種弟兄鴈也易稱貫魚以宮人寵亦是此意必
江海間原此名其所指者特常魚也偶因其名
之類故及之

鬼魚

鬼魚似鱷撞人讎殺取是魚以禱於鬼則勝醢
而與人食之輒死有覺者亟請蠻人喃呪乃得
蘇

蚺蛇

蚺蛇一曰復冉蛇見淮南子嘗見小說志橫州事
者謂官司索蛇膽則命士人善捕者捕之以竹
篲篲至公庭就膽所在用刀剗取之仍縫其創
令合昇歸山間放之今殊不然得蛇以爲能除
風患則斃而食之美蛇長八九丈人力不能制
惟投以婦人衣則蟠伏不動或謂蛇性最淫故
然蛇有三膽一附於肝者一水膽液不作青色
一膽隨月擊其處則隨至謂之護身膽惟此膽

西事 卷六
最佳記他書有謂膽剗取之後傷瘡復合或捕者追之急則仰示其剗以明無膽捕者因遂舍去蓋蛇狀甚異人疑其有神不敢殺爾古事之不可執於今多此類予嘗作滿歌行有云脩蛇仰癡以全其軀蓋謂此也

短狐王虺

大招鰓鱖短狐王虺騫王虺一曰蝮江北謂之虺江南謂之蝮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雄虺王虺也首大如臂背青腹赤有齒極毒嚙人立

死短狐即蜮也淫女氣所感而生之曰射影亦曰射工唐人云射工巧伺遊人影博物志射工長二三寸口中有弩形見人影則射之射處輒糜潰有至死者詩如鬼如蜮謂其物至小能隱形以中人象宵小陰害之慘甚於顯為毒者或曰似蠶而三足玄中記云長三四寸鴛鴦獄鳥鷲蟾蜍皆食之

瓦壠贊

海物異名記瓦壠贊云獷殼建瓴狀如渾沌錢

文外眉而內渠按南史何胤與周顒論殺生云
獷殼外封眉目內缺贊語本此

蜆醢

粵人於山間掘出大蟻卵用以為醬謂之蟻子
醬甚貴之非重客不以嘗按內則服脩蜆醢即
此

錦襖子

舊云百粵人以蝦蟇為上品疥者皮最美曰不
可脫去錦襖子退之與子厚詩極狀蝦蟇之不

應食子厚蓋甚好之故謂其甘如豢豹然自去
後亦能稍稍則退之亦嘗食而美之矣蝦蟇之
種甚多俗槩呼之曰蛤水蛤不可食今所常食
者皆田蛤惟山蛤最美體稍大而股長膚白滑
類薤子皮黑色多疥所謂錦襖子者蓋山蛤也

蛙臺抱芋羹

桂人有為御史者或謂之曰公所居之臺當曰
蛙臺蓋饑其食蛙也御史曰此月中靈物用以
奉養不勝黑面郎哉黑面郎謂豕也一云百越

人宴會最貴蝦蟇先於釜置水次下小羊候湯沸即下蝦蟇一一捧羊而熟呼為抱羊湯此說太異食蝦蟇必殺之去其腸胃乃中吻焉能抱羊

鬱林布

南史齊武帝乘龍舟游江中絰越布為帆結綠絲為帆綵以鍤石為足榜人皆着鬱林布作淡黃袴舞估客樂齊鬱林屬所轄甚廣然今西中絕無佳布不知當日所衣者何物

吉貝

吉貝有紫白二種亦有諸色相間者夷人多衣之斑衣山子與斑衣種女皆所常着故以此名劉禹錫蠻女鉤輈音蠻衣斑爛布蓋謂此榜人所衣或即是物蠻方所貢亦誇示其異以為戲爾

按禹貢揚州厥貢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卉草也葛越木絲之屬木絲之精者謂之吉貝言其色之斑駁似貝萋兮菲兮成是貝錦亦言錦之紋

西事 卷六
三十五
爲貝也。麓則爲卉服精則爲織貝精故篚之粵
雖未入禹貢然織貝之上供其由來遠矣

龍鳳葛

鬱林葛南方稱爲佳物機誕而縱長五六丈然
質頗重厚似不甚宜暑原貢額不載萬曆十五
年始令貢千疋已又令貢二千疋工部覆奏定
每歲百疋近內監教之織爲龍鳳紋獻之葛之
有龍鳳自此始

八蠶之繭

張文昌桂州詩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按廣
州記日南一歲八蠶言其地暖蠶一歲八熟也
吳都賦云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繭觀文
昌此詩則桂州蠶桑故盛不知何時廢之粵人
寡生理淫僻易滋能以此力倡之亦生計民風
所賴也

石鍾乳

崔饒州言石鍾乳以土出爲良子厚辨之甚哲
鍾乳實產於石石體精麓踈密尋尺便異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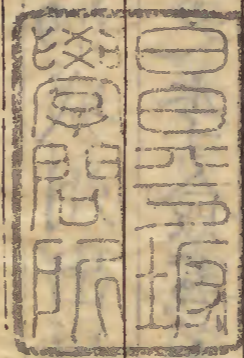
上下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其依而產者性固不可一也本草經注以始興爲上廣連澧郴諸州次之范成大云桂林接宜融山谷中出遠勝連州蓋凡石脈湧處乳牀融結下垂其端輕薄中空如鷲管水乳且滴且結以竹管仰承之久而成質折取之最良子厚所謂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析者然饒州好餌鍾乳卒以鍾乳敗石性礦悍久茹之水枯土裂心煩體躁未有不憤悶壅闕以死者饒州亦一鑒也

雄黃

泗城州出雄黃近貴州安南衛界土人攜出市之李僉憲文鳳謂其自滇歸道經其地親見有市雄黃屏風一護衣十屏風高尺五闊幾二尺護衣俱精緻以道遠累行李不能致土人又云其地有雄黃牀并卓面亦有堅可擣衣者聞宋時有得雄黃徑尺盤以爲異以此觀之則亦彼中常有物也

青精飯

青精飯一名南天燭用以染飯作黑色謂之烏
飯杜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今夷人以社
日相饋遺然又有染作青黃赤色以相雜者謂
之五色飯社時草木茂長隨其色之可染而與
飯相宜者為異爾



西事理卷六

